

南湖头条

林平



扇动着洁白的翅膀,从天而降,飘飘洒洒,纷纷扬扬,铺天盖地,满世界都是它轻盈的影子,毫无声息。

像白蝴蝶,一群一群,扇着洁白的翅膀。

像鹅毛,一片一片,来自天上的仙池。

像梨花,一瓣一瓣,飘自天上的一大梨园。

落在麦苗上,青幼的麦苗白了;落在屋顶上,灰瓦的屋顶白了;落在地面上,干硬的地面白了;落在窗台上,空洞的窗台白了;落在头发上,油黑的发丝白了;落在睡梦里,五彩的梦境也白了。

雪花,犹如神奇的化妆师,给自然万物都披上洁白的盛装。

我喜欢雪,喜欢在雪地里疯跑,堆雪人,打雪仗。世界一片白雪皑皑,唯有一双通红的小手和一张红彤彤的小脸儿,熟透的苹果一般,与稀疏的深褐色的洋槐椿树枝丫一起,装点着广袤的银色世界。

这是记忆中的雪冬。那时我,很小,家住偏僻的山脚下。大人盼种田,小孩儿盼过年,而年,总是在一年将尽的最大的一场雪中翩然而来。于是,盼年便成了盼雪。

盼雪时,总不见雪的踪影,望眼欲穿。直到有一天清晨,白毛风刮过,天寒地坼,缩在暖融融的被窝里,听见支扭的开门声,接着传来妈妈的惊异的声音:“好大的雪!”遂一骨碌爬起来,三下两下套上棉袄棉裤,几步蹿到门前。

天刚蒙蒙亮,鹅毛般的雪花密密麻麻,静静地飘着,像是有人站在天上,大把大把撒下来的,又像是用簸箕泼洒的一般。院子里早已覆盖了尺把厚的白雪,从院门一直铺到堂屋门槛上。若非门板阻挡,那雪几乎是要越过门槛,挤进堂屋,爬上卧室的床上,看着我做梦了。

仰头望去,高高的屋檐上,

雪惑

挂着一根根两三尺长的冰凌,倒挂的圆锥一般,真个是晶莹剔透,冰清玉洁。那些冰凌整齐地排成一排,远远望去,仿如村子南头人家做的挂面。举起竹竿一晃,冰凌就掉下一根,扎进雪被。快快地捡起来,咬一口,咯吧咯吧脆响,凛冽中透着丝丝的甜。

就想,那些恣意飞扬的雪花,不冷吗?它总是在哈气成霜的季节才出现,飘逸的笑精灵,该是寒冬的孩子吧?天气越冷,它长得越丰硕,飘得越欢快。一遇见阳光,遇见暖烘烘的火炉,它就直往后退缩,有退不及的,就化成了水。

我分明觉得,那是雪花在为自己美丽的生命即将终结而流下的清凉的泪。

多想这雪花是面粉啊,可以做成白馍,让我一次吃个够;可以擀成面皮包饺子,让我吃出殷实的日子……

不知何时,天上的人或许是累了,停止了泼洒,雪花便停止了飘飞。拿起铁锹去铲雪,一锹一锹,从门口铲起,直到院中,把积雪堆到院子下方的檐沟边,做成一个憨态可掬的大雪人。太阳从屋脊后面探出头,明晃晃地望着院子,望着雪人,雪人的眼睛便发出奇异的光,一闪一闪的,五彩缤纷。

走出院门,放眼望去,漫山

遍野都是皑皑的雪,苍莽壮美,一尘不染。山野的雪堆满了,就漫溢到了门口的池塘,堆积起来,几乎满过塘埂,只是分不清哪里是埂,哪里是塘了。

雪地上,枝丫间,几只小麻雀欢快地蹦跳着,追逐着,偶尔低头轻啄,不等人接近,就呼啦一声飞开了。在雪地上撒下几颗稻谷,躲到树后观瞧,小麻雀便又飞了回来,叽叽喳喳地啄起食来。

当又一个黑夜过去,黎明降临,鹅毛般的雪花封住家门时,在一阵热烈的鞭炮声中,热气腾腾的年就来了。雪白的地面上,散落着火红的炮纸。跟着大人走村串户,给亲戚湾邻拜年,祈望风调雨顺,年年有余。

那是大人小孩儿最欢快的节日。

多年后,长大了,仍记得小时候的雪,记得小时候站在雪地里仰面接雪的情形,写了一首小诗《雕像》,只有短短的六行,连同那雪,存留在悠悠的记忆中——

天上的大梨园开花了
花瓣纷纷飘下

那是遥远的梦幻
那时虔诚的期盼

我静静地伫立在雪地上
塑成一尊洁白的雕像

诗品时空

无言的青春

冯德平



一场长长的雪
感化了阳光
灿烂的光芒透彻了
润湿的心灵
翻晒着记忆
温柔地洒在你的脸上
一条弯弯的路
牵引着脚步
轻轻脚踪踏着

无言的青春
模糊了思想
诗意的叩击我的心房
一首悠悠的歌
牵连着你我
淡淡的忧伤飘荡在
岁月的河流
背负着往事
羞湿地吻向爱的边缘

有所思

人生是一幕戏剧

徐韵雯

人最初伴着自己的哭泣来到这个世界,最终随着别人的眼泪挥别这个世界,而这之间称为“人生”的日子,又免不了悲欢离合的泪水。即便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也是他们忽略了后面紧跟的那句“只是未到伤心处!”可能我们也时常会感觉到人生的快乐,但之所以称为“快乐”,就是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无法把握,不可强求……这也注定了“快乐”只是这出悲剧的佐料,我们的正餐,却始终调着苦涩的咸味。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究其根源——“烦生畏死”。“烦生”是源自无尽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谁都明白“无欲则刚”,可是现实中这永远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红楼梦》的《好了歌》唱的妙:“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至于‘畏死’则是出于对那个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归来的神秘国度的恐惧。谁能像庄子那种‘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的‘齐生死’气概,我们都是凡人,面对着未知的永夜,谁能不心存惶恐?于是乎,人生的悲剧主题就此奠定。

但是人生的悲剧主题绝不代表生活的悲观态度!人们从悲剧中不仅仅是收获眼泪和苦涩,也该有严肃和崇高。就艺术作品来说,真正不朽的往往是悲剧主题:泪眼往往比欢笑更加直抵人心,从古希腊的经典悲剧,到永远说不完的《红楼梦》,即便是以大团圆结尾的《牡丹亭》,人们回味无穷,反复称道的是那出凄美伤春的《游园》折子;而莎士比亚亦不乏出色的戏剧作品,但能代表他最高成就的,无疑永远是那部《哈姆雷特》……泪水可以模糊双眼,但掩盖不住人生的光辉。

既然人生注定了以悲剧的方式落幕,就更应该把握住舞台上的光明,即便眼中常含泪水,那也是为了映照出心里的彩虹。人生,就是要用心演好一幕悲剧!



挚爱亲情

夜梦家母

刘国华

2007年3月30日下午,老母杜培秀在昏迷三个月后,不言不语地走了。

发病前,她似有预感,托我侄女打电话让我去,我还未赶到,她就突发脑出血不能言语。在她生病的最后日子里,我一直拉着她的手陪护她。夜里,我常常感觉到她要对我说什么,托付我什么。可那时,她已经无法言语,最终我也未能明白她的意思。我为什么没能在她发病前及时赶去呢?自责,悔恨,自老母走后一直伴随着我。

昨夜,忽梦见老母,梦境中的老母依旧清瘦,佝偻着腰,是那样孤独无助。梦到此,我猛然间惊醒,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望着酣睡的妻子,我竟无法向着相濡以沫的亲人诉说,只好起床,坐到客厅沙发上发呆。早上7点的铃声响,睡眼朦胧的儿子走向卫生间刷牙,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我,一脸疑问,可我无法诉说自己的痛苦。中午下班时,同事相邀午餐。席间,有人说起母亲这个话题,顿时,热闹的场所突然间静下来,众人陷入若有所思的状态。那一刻,我明白,在座的人大概都和我一样,在对待母亲的问题上,都曾有过令人伤感的自责。

对于一个勇于担当的男人来说,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事实,恐怕是这个世上最大的遗憾。如今,母亲已经仙去,而我对她的思念之情和自责之意却日益浓厚,却无法与别人分享,只有在心里慢慢酝酿,无言发酵,慢慢折磨,苦苦煎熬。所以,父母尚在的朋友一定要学会珍惜,在工作之余多抽空回家看看,陪父母吃顿饭,唠唠嗑,不要等一切失去后空留满腔遗憾!

笔端流云

初冬红叶温情暖

潘新日



冬天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的,蹦蹦跳跳的,带着霜披着雾,伴着呼呼的寒风一路走来。此时,家乡的红叶已是漫山遍野,层林尽染,那一簇簇燃烧的火焰,如流动的红色波浪,似红衣少女在翩翩起舞,那一场初冬的舞会就此开始。

一阵微风拂过,远远看去,山上山下,红流涌动,枝叶婆娑,让人遐思无限,心旌荡漾,感慨万千。

立冬前后的寒霜,犹如一杯醇厚的美酒,醉了深秋,红了大山,树叶由绿变成浅红、大红、紫红,好一幅温暖的图画。

走在山路上,满山的树有的黄澄澄如醉金洒落枝头,有的红彤彤如红霞染满天边,有的绿茵茵如绿毯点缀山谷,这包含生命的颜色,在叶脉间流动,呈现出五彩

的律动,让山乡逐渐萧条的季节平添了迷人的风姿。

印象里,老家的红叶是最温暖的,它妖娆、朴实、厚重、多彩。寒霜下,凭着顽强的韧劲,火热的内心,在枝头,在山里,保持着最后一抹热情和渴望。它是坚强的,面对寒冷,沉着冷静,平和淡然,含和守素,不躁不浮,极力保持平民本色。它还是高傲的,面对悬崖峭壁,咬定青山不放松,生得茂盛茁壮,红得妩媚姣好。

“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凋”,杜甫一语道出了经霜红叶轻巧艳丽的美景。著名诗人杨万里有诗“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巧妙地把秋枫形容成“偷天酒”,让人不知不觉中醉在初冬的美景里。而王实甫的“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一个“醉”字

让人浮想联翩,如痴如醉。古往今来,文人骚客描写红叶的诗句比比皆是,最脍炙人口的当属晚唐诗人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诗句,用清雅丽质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山峦起伏,枫叶似火的山村,夕阳和红枫相映成趣的迷人画卷。这些,竟然都与家乡的胜景如此相似,我猜想,古人们是巧合还是在我的家乡生活,或者游历过,不然,怎么会把我的家乡描绘得这么传神。

枫叶是家乡的标志,满山红叶时,风雪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也是游子归乡的日子。雨雪中,片片红叶如蝶般纷纷飘落枝头,轻盈的身姿那么淡然,犹如一场季节的约定,飘飘然默然而去,叶落归根,静静的样子像睡着了。

我喜欢家乡红叶飘落时的情景,山野里,它和冬天的寒风一起飞舞,它们和月色结伴而行,把生命中最后的舞蹈在蓝天与大地的舞台上呈现,当我们走在红叶铺就的路上,看着满地的落叶和寒霜,不禁想起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真可谓,家乡无限好,红叶有情,暖意萦怀。

喜欢家乡,喜欢家乡的树叶,梦里的红叶时时刻刻温暖着游子的心,那如霞似火,激情燃烧的日子,送走了萧瑟的秋,迎来了童话般的冬天。